

核心提示

尽管如今以居家为主、外出不多,但在诗的国度里,圣野一直是逍遥的。熟悉他人都知道,他有一个“诗化家乡、诗化中国”的梦想。不久前,圣野度过了自己的虚岁百岁生日,距离他“做一百岁到一百十五岁的诗娃娃”的目标,又近了一步。



东阳走出的“小朋友”

百年前的浙江东阳李宅镇,是一个有500户人家的江南大镇。神坛街有一户周姓农家,1922年,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,排行第六。东阳话里,“六”与“鹿”同音,家里人叫他“大鹿”“鹿鹿”。

在大鹿的记忆里,小时候,自己家的门口,常年挂着一张“诗礼传家”的斗方。对六兄弟,父母有个要求:每个孩子至少读到小学毕业。大哥读过《聊斋志异》,一有空就给大鹿讲蒲松龄笔下的奇闻逸事。五哥槐庭和大鹿相差三岁,对他影响最大。除了结伴上学,他俩还会参加一些简单劳作,采棉花、摘丝瓜,干完农活,就在田间嬉戏,时常带些会蹦会跳会唱歌的小动物回家。童年的大鹿没有写过诗,但与阅读、大自然做朋友的时光,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。

读了几年私塾之后,周家父母把槐庭、大鹿两兄弟送进了李宅小学。在李宅小学,大鹿学唱的第一首诗,就是登在《小朋友》创刊号上、由陆费逵作词的《小朋友》。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爱看《小朋友》杂志的周大鹿小朋友,后来成了一位叫圣野的诗人,成了《小朋友》的主编。

圣野对孩子、对童诗的爱,如痴如醉。在童诗界,大家都知道,只要哪里有儿童诗的活动,请到圣野,他一定会去。2017年,96岁的圣野还曾回到故乡、母校,和孩子们一起写童诗、朗诵童诗,分享童诗带来的快乐。

一晚上最多写了160首诗

圣野开始写诗,是在中学时代。当时,金华中学为了躲避敌机空袭,搬迁到了乡下。1941年秋天,圣野在金华蒲塘念高一,到书局买了一本《诗创作》,读到了艾青的诗,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他与高

中同学发起组织“蒲风诗社”,编印《蒲风》油印诗刊,有一回,诗兴大发,一晚上连着写了19首诗。不久,他写了一首回忆童年的诗,寄到报社。1942年3月23日,《前线日报》“学生之友”版发表了这首《怅惘》。

对于自己走上诗坛的处女作,圣野后来解析道:诗中的“我”和“羊”实际上暗喻着现实和理想。从诗中的“我”与白羊相亲、相爱的关系,不难感觉到隐藏于其中的一份童心,感觉出当时的他带有进步的思想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。

高中三年级时,圣野的同学鲁兵从浙南流浪回来,拿着一份自编自印的《岑风别刊》作为见面礼。他们一起畅谈文学理想,一起朗读珍藏在案头的手抄本:艾青的《透明的夜》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和田间的《给战士》等。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,自写自刻自印,办起了油印的文艺刊物《岑风》。

1946年,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期间,圣野与鲁兵一起参编《中国儿童时报》,负责“自己的岗位”栏目——专门刊登小朋友写的作品。为了帮助小作者提高写作水平,编辑部展开“割胡子运动”。圣野专门写文章告诉小朋友,要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,用自己的语言来写,要是一副大人腔,就像小孩子长了大胡子。

1949年3月,圣野离开杭州,参加浙东游击纵队金融支队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部队从事文教宣传工作,同时继续着儿童诗创作。1957年,圣野转业到少年儿童出版社,举家搬至上海。年底,他从鲁兵手中接编《小朋友》,直到1986年离休。

离休后,圣野依然活跃在童诗界。除了应邀担任《儿童诗》杂志顾问和《中国童诗》名誉主编,指导全国各地几十所小学开展儿童诗社活动,还先后和同伴们张罗了八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活动。

在小诗人夏令营里,圣野一个晚上最多能写160首诗。因为160个小营员个个可爱,哪一个他都舍不得落下。

一个本子,一杆“枪”

圣野的床头,除了各种各样的诗集,还有一摞垒起来的笔记本。那是圣野的“小诗本”——“长只有两寸/宽不到寸半/本子小/天地大/骑着诗马走天下”。

多年来,圣野有个习惯:哪怕已经入睡,在梦乡里,只要想到什么句子就会立刻摸出小小的笔记本记下来——“一个本子,一杆‘枪’/还像当年游击战,枕戈以待旦”。

对圣野来说,诗就是生活。诗歌于他,如影随形,分不清谁是形,谁是影。

“我对找上门的扑过来的诗,是毫不放松的。”圣野说。吃饭时,脑子里突然来了灵感,他把碗筷放下,先把想到的句子记下来。家人说:饭菜凉了,能不能吃完再写?他说:“饭凉了,能热一热再吃;诗凉了,就再也不能回家了。”

对圣野周围的人来说,圣野可能就是诗。张弘是在多年前中文版“芝麻街”的创作会上认识圣野的。在她的印象里,那时

圣野:因为天真,所以不老

的圣野总是斜挎个包,笑眯眯地听着年轻人说话。一周创作会,大家都要“交作业”。张弘的一篇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,圣野诚恳发问:“张弘同志,向你请教一下,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?”“那么圣野老师,您能不能先告诉我,为什么你写诗,随身总带着两本本子?”张弘反过来问他。

“一本是我自己写的诗,另一本就是把我听到的、看到的你们的好诗都记下来!”圣野笑道。

儿歌童谣可不是“小小儿科”

2009年,圣野被授予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。“从1942年春天发表第一首诗《怅惘》开始,我写下了上万首诗。我的这些诗,都是献给亲爱的妈妈,献给扶我健康成长的党,献给最伟大的母亲。”他的获奖感言这样说道。

今年春节前夕,在圣野家中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生日会。来自长宁区适存小学的黄秋涵、蔡星凝两位小同学为圣野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,朗诵了他的诗歌《升旗》《火车头是共产党》。“小板凳啊四方方/接在一起长又长/条条板凳当车厢/小小乘客上车忙……”清亮的童声点燃了圣野的诗情,他也大声朗诵了一遍《火车头是共产党》。

对爱了一辈子的儿童诗,圣野有自己的标准与理想。他说,某些作家、理论家把儿童文学贬称为“小儿科”,把儿歌童谣看作不屑一顾的“小小儿科”,忘了我们以诗教著称的中国,历来都重视儿童歌谣的教育和传播。“我们要通过童诗,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理想、懂生活、懂得爱周围的亲人、朋友,爱自己的祖国的人。”

在圣野看来,儿童应该有能力成为儿歌创作的主人,要鼓励他们提起笔来写儿歌,信任儿童的天籁,让他们的奇思妙想、稚言趣语,通过他们自己的儿歌充分展示出来。“不要把诗和生活隔离开来,不要以为诗是高不可攀的。要让小朋友生活在快活的天地里,他们才能够写出诗来。一个开放的天地,能使孩子感到温暖、感到快乐,感到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快活的。”

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

在上海儿童文学界,三个为孩子们写作的“老头儿”——百岁圣野,九十九岁的孙毅、任溶溶是众人的“宝贝”。

孙毅写“圣野的诗”:是散步的诗,是休闲的诗,是潇洒的诗,是快乐的诗;是不喊不叫的诗,是静悄悄的诗,是无声的诗,是眼睛的诗;是抬头望见的诗,是低头看到的诗,是左顾右盼的诗,是耳闻目睹的诗;是沉思的诗,是半睡半醒的诗,是痴迷的诗,是梦里的诗;是小鸟的诗,是小兔儿的诗,是小虾米的诗,是毛毛虫的诗……

圣野写“任溶溶拜年”:打来个电话,就算拜年了/我们在电话里,说说笑笑,比上门拜年更亲/你告诉我,属猪,猪比狗,更胖一点/我能想象得出,你又胖又和气的,快活的面容。任溶溶则说圣野——“对诗的热情,世界第一!”

因为天真,所以不老。圣野说,自己写诗的时候,只有三岁。“一般人是希望越大越老成,我主张越小越好。我写的诗也越写越小,原来是写给少年的,后来是写给儿童的,最后是写给娃娃的。”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,他羡慕圣野的生命状态,因为圣野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新鲜感,这就使他有写不完的诗情画意。

如今,圣野的听力不太好,和他说话必须凑在耳边放大音量。但只要一开口,圣野的话题还是三句离不开诗。过去,他总是一边走路,一边构思,有了诗就停下来写,走走停停,有长有短,走的路多了,诗也写得多了。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一挥而就的作业本上,他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山火。

圣野有一个“诗化家乡、诗化中国”的梦想。他建议,要重视地域风格,到民间汲取营养。

圣野写过一首关于梦的诗——“爷爷装着一船梦,一船诗,到水汪汪的梦乡,睡觉觉去了/没有人,会到爷爷的梦乡,偷爷爷的诗/因为梦乡里是没有小偷的,住的都是用诗自赋的公民。”

据《解放日报》 施晨露/文



纪实

应对常见疾病诊断准确,处方用药自如合理,人称“童医”。长大后,李翰卿在本村小学教书,每有闲暇便为人看病,方圆十里渐有名声,求治者盈门。任何年代,任何人,兴趣都是最好的择业导师,李翰卿天生就是做医生的。

1919年,李翰卿27岁,风华正茂,被灵丘县推荐参加省立医学传习所全省首次招考,轻松摘得头名。

省立医学传习所由阎锡山独立创办,1919年8月成立,位于太原精营东二道街,即今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所在地,是川至医专前身。1917年,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,大力推行“用民政治”,提倡发展民德、民智和民财,社会比较安定、

生产有所发展,获赠“模范省”。山西暂时平宁,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,寻求安居乐业之所,其中不乏名老中医。省立医学传习所创办之初,“以中医为主,兼授西医,以期发明中国医理,改进中国医术”,但在当时中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压,“废止中医论”甚嚣尘上,省立医学传习所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。西风渐进,山西中医不可能独善其身,不过,李翰卿还是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学教育。1932年1月,阎锡山重新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,提出“自强救国”“造产救国”等口号,又想起他这个没有“准生证”的“儿子”。阎锡山素以“中的哲学”立身,遂将省立医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纶山河》节选

学传习所改建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。阎锡山字百川、伯川,所谓“川至”,暗合百川恩泽所至之意。阎锡山亲任董事长,学制由三年改为五年,教学内容由中西医结合改为纯西医,附属医院改称川至医院,留日归国西医博士靳瑞宣担任校长兼医院院长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高头村的老人们聚在一起,还是爱说什么,人要积福哩,行善哩,有德行总有好报。每当这个时候,就会有人顶着问:那你说,庆和积了啥福?有啥德行?死得和神仙升天一样。那人一下子就噎住了,再也说不出什么。

乡村恶人

要说高头村最厉害的主儿,那是兵孩带兵两兄弟。兄弟俩的老爹,就是个硬茬子,当过兵,落过草(当强盗)。老一辈总想,下一辈子撑住门户先要恶,要狠,不能了,就给两儿子取了刚强暴烈的名字。景家巷,景兵孩,景带兵,赫赫有名。其实这兄弟俩从来没有当过兵,带过兵,但这名字让人一听就怕。村里村外,都知道这兄弟俩在高头村没人敢惹。景家巷最能打架,就因为有这么兄弟两个。打仗亲兄弟,这兄弟两个也真是亲骨肉一起上阵。但凡哥哥要动手,弟弟肯定帮着,弟弟要上手,哥也不含糊。人们说,其实这兄弟俩,不见得多么强壮,他们吓住众人,就是

靠的又硬又愣又横。二话不说,上手就打,村里人一看这个架势,咱不招惹这号厉害的,先就躲开,于是他们赢了。打不赢呢,靠的是死缠烂打,不赢了不松手。你输了算了,你赢了,跟我到你家,一口一个,我知道你今天把我打了,你打呀,你打呀,打不死不是你妈生的,一边说一边伸出头往你怀里掣,你要不理,一天赖着不走。好人谁架得住这个,算了算了,认了倒霉算了。村里也有不怕这两个兄弟的,那就得自己也要横才行。巷头有人说,我不怕。你不怕,带兵找上门来寻碴儿,两人巷道上扭成团,一个时辰分不出高下。眼看大雨来了,两个人不停手,还在撕打。

随笔